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正月一日

清議報

第三十四册

THE CHINA DISCUSS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

清議報第三十四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本館論說
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叙例
論衡州向道隆勤王之事
聞戒錄
英國之危機　論山東之乱耗　支那之開放　日清戰爭軼事
猛省錄
法國廣州灣事之要求　厦門界約　支應路欵　英俄爭議　英兵來護租界　奪地消息　俄人經東　定期劃界　法人擬索廣西
地球大事記
英國杜國之主權問題　南阿英蘭兩種人之戰鬪力　英杜交戰之影響
殖民雜俎
小呂宋禁限華工新例　海外輸忠　敬勸學　巴東招工苦況述聞　安南獄中華人受苦慘情　辨誣多事
來稿雜文
論拘禁周漢事　瀏陽羅棠稿
論維新爲國民公事　熱血人稿
支那哲學
儒術眞論　章氏學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十一　東海散士
詩文辭隨錄
步南海先生韻贈友人之作　璱　菴
同　檀　公
秋月懷人並感國事　南洋秋雲齋羅氏稿

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叙例

齊州四萬里之大。華民四百兆之衆。必有人焉。眷念時艱。思自振厲。不遠萬里。裹糧以求有用之學者。本學校已于各報中登錄招啓。勸其來學。想支那留心時務之君子。欲濯足扶桑者。應不少也。雖然、竊有慮焉。中邦士氣。較前此發達多矣。勉强學問。雖不乏人。倘曰遠遊。究難概論。何者、積貧之士。果腹尚艱。親老之兒。甯違溫凊。又況支那人身單體弱。半怯風波。種種礙難。不堪毛舉。本學校深知志士惜日之苦衷。輒爲有心人長太息以惋惜之者也。乃者湘粤人士。紛至沓來。本學校已于某月某日考試錄入。延聘此邦教習六人。分別各學。每日在講堂授業。生徒筆記。已盈笥篋。因念海內外同洲同種吾胞吾與之族。當此創鉅痛深之日尤必無一人不以天下大事共任仔肩一髮千鈞宜如何發憤自勵惟恨不得萬間廣厦聚十數省少年有志豁達之士咸與斯會力求實學共成异材爲我亞洲他日興起文明之起點。睠焉顧之。㓲無良策。再三籌畫。竊謂本學校講義錄之刊。有不得不黽勉從事者。請暢論之。世界文明。我亞洲本爲起原之地。若波斯、若印度、開闢最先。而中土爲尤著。此實支那握管操觚之士所自寵異其種族者。良不誣也。夫歐羅巴洲極小耳。中國人向唾之、罵之。以

夷狄薄之置不屑齒數紀以來始訝于白種人工農兵商之盛始稍稍另眼相看而泰西反視支那爲三等野蠻之國蓋嘗縱觀四千年五洲萬國之史而益曉然于其故也中國二千年來昌平之敎墜矣人心學術因之益陋間嘗論之國中無不崇尙前人推爲絕學而膠固于古今人不相及之俗見絕不思闢一新理創一新法求所以凌駕古人者由是以謬傳謬釀成今日甘居人下之世界嗚呼不大可慨也歟若歐洲則大異是何以言之西人之學逐漸更新近百年來日盛一日西人謂東方諸國之不能進步因天然之力量遠勝于歐洲歐洲今日之文明因天然之力量太少而得之人力爲多所以能進步無已平心思之誠確論也若夫支那今日之人羣可謂絕無團聚矣然支那三千年以來無史支那之史十七姓家譜耳未嘗推原人羣發達之所自故于羣學尤大晦焉此今日之急宜大昌明者也溯自草昧之初人與人不甚相愛也而逼人者有禽獸則不得不借衆人之力以與禽獸相抵制而禽獸之燄始衰由是人羣興焉繼而工作漸興學問日出人與人交其結彌固顧上古之時人與禽獸爭則患在禽獸今日又人與人爭之一大社會而欲求其保種存國則羣之爲義大矣哉他日合地球爲一大羣與五洲各國共享太平之福此又可拭目俟之者也支那政

學家溯自前古。以尙書爲斷。名法旣興。未觀善政。若今所耳而目之支那所謂歷代帝王聖
治者皆不過牧羊政體耳若春秋太平世之指則三千年來所未曾夢見者也泰西政學。雖
屬專門。然通國人民。皆知公理。故未有侵人之自主亦未有自弃其自主者支那則壓力多
矣。良由歷代君主勢必爲此愚民之術然後可長保其祿位若今日則外寇日深非合四百
兆之人羣同力合德以與地球各國相爭競則黃種之禍其無底乎支那學案夥矣。自宋至
明。其間尤盛。然空談多而實學少。其可採者亦落落如晨星之可數。且施之今日。誠爲綏圖。
泰西學案罔非實學藉非深明其學派則爲學之塗徑難終保其不迷且西國名儒所持之
論無非欲自闢新理突過前輩較支那人守一先生之說唯恐或失者則又大殊焉腦氣至
靈也譬之井水。不取則塞取之則源混無窮地球今日種種人事之大進步者無非此腦氣
爲之也若窮究乎泰西之學案則腦氣日靈矣西人學術之精深尤以論理爲最蓋萬事萬
物無一不自有其公理者其人不知公理則爲野蠻之人其國不知公理則爲野蠻之國其
國千人中有一不知公理之人則其國仍不能爲文明之國抑論理學本與各學相輔無各
種學則莫備其体無論理學則難致其用故西人于此尤兢兢焉今之支那。與日本唇齒相

依。兄弟之國也。東方大局關係匪輕。宜共保之。庶無隕越。是豈可秦越視之者哉。故欲相親。與之以共患難。與之以保太平。則其言語文字。不可不知也。況日人之政治學術。雖未能竝駕泰西。然支那以之興邦。綽有餘裕。若其地球近事關係匪輕。有侮予國者乎。可以激我奮發之志。有一新理出乎。又可以爲一得之師。本學校與諸生授受。大率不外乎此。其他各學。則附之科外。亦嘗爲諸生授焉。若西方各國之語言文字。則姑待之來年也。溯夫中土講學之原。其來尚已。仲尼創敎于東山。孟氏傳經于鄒邑。劉漢勃興。經師蝟起。洎乎兩宋。更至前明。講學之風。尙猶未墜。其間或合或否。視乎其人。要之人羣之導師。舍此別無良法。三百年來。因噎廢食。乃藉口于標榜之習。置之弗聞。人材寂寥。良可痛恨。本學校因查泰西各國。其講義錄之報章。日本各項學校。亦莫不有講義之刻。考之前古則如彼。視之萬國又如此。然則本學校得無意乎。析而論之。其利凡四。不出戶庭。可以窮天下之理。無處風波之險。讀此講義者。不啻身入蓬瀛。共闚大道之要。其利一也。不曠晨昏。不離妻子。但以一目之故。可以化鄉里無數之野蠻。其利二也。一紙之費。爲數無多。些少之貲。可收實效。無勞籌畫。不費錙銖。其利三也。西人之書。支那譯者。尙少。未見其要。焉撮其精。此則不然。其利四也。坐此四利

收效萬端。凡百君子。無曰苟矣。其有不踊躍爭讀者乎。則吾斯之未肯信也。

上自埃及。下迄于今。環球各國。溯厥文明。文明進步。百度變更。願我東方。保此太平。錄世界文明史第一。

人羣之初。不異飛走。靈魂漸開。欲望恐後。同力合作。于焉輻輳。方今五洲。其欲逐逐。錄人羣發達史第二。

曰英法德。政學三派。事實理想。包括無外。哀我亞洲。民生日殆。瞻彼阿非。聞者足戒。錄政治學第三。

惟此學案。人之樞紐。汎覽前賢。立言不朽。師以解惑。左宜右有。積土成山。基乎培塿。錄泰西學案第四。

西人論理。曰闢曰精。細之萬物。鉅之八星。胎乎無始。入乎無形。一言蔽之。思想其神。錄論理第五。

惟彼衣帶。隔此蓬山。毋曰胡親。北有貪狠。言之不通。文之不彰。我用憒憒。謂謀不臧。錄日本語言文字第六。

其他講義。足補吾憾。四海哲人。著作尤盛。廣採窮搜。存諸删定。德無常師。勤學好問。錄日本各學校講義及中外哲學第七。

地球近事。中邦消息。俊傑識時。亦云其急。校中生徒。厥有心得。殿諸篇終。告我同德。錄中外近事及諸生劄記第八。

論衡州向道隆勤王之事

遯庵旅東京。榜其樓曰破亡敗裂樓。隱于樓以悲之。悲吾國民之不欲自立。悲其奴隸性。牛馬質。越三千年俛首帖耳。而曾不知自返。彼神明之胄。立見印度非洲之一日。如是者數月。一旦晨起盥漱畢。心若有所祝。忽函告者曰。子之悲盍暫休矣。亦得聞衡州今日之事乎。向道隆者。衡之人。夙以八股食衡餼。其學行與家世吾不詳。以事揣之。殆豪傑其行者。遯庵讀之。突如得三年之艾。霍然病已。又心怦怦宕。窃自計不聞豪傑之日者久矣。微茲言吾幾忘之。抑又幾痛之。忘之者何。不數數見也。痛之者何。求之不得也。今不暇論。請論其事。往者政變。湘之人死者慘矣寃矣。有識者或謂一人不足慟。其奈五萬萬之殉何。然斯之時蒙窃謂前輟後起。日本維新之日有然焉。彼洞庭衡嶽之士。寧不生西鄉月照其人者。乃翹

足待引領思彼蒼者葭伊人宛在孰意歷晦明三百六十而風流頓絕吾乃吊吾國民低首屏息以待羈縛獨立之氣絕無存者未幾向之事出

然吾攷湘中往歲之新政有云南學會者也而向不爲會友有云湘報館者也而向不列報章抑吾聞之蟄龍之起待乎驚雷爰居之初或避風虐藉使道隆去歲贊助新政詣宮闕上一書呼同方開一會惟問今日大湖以南尚有一尺土容道隆乎而況得大舉義旗也抑吾又疑之政變以前果爲隱君子則政變以後亦决難爲偉丈夫乃告予者之言曰向聞政變慨然發憤繼而龍吐雲風隨虎有志之士集者數千于是草賓王之檄以甦此假寐之天下將以兵力刲彼尸位之大僚責以君父大義請歸政復辟重興新政於虜道隆果偉也哉何吾相知之晚也

遯庵曰傷哉吾支那也自政變後一年至于今唯聞此區區一向道隆其他何所適乎然猶有一向道隆一貫注于亡人之耳則吾黃帝之苗裔其興也正未有艾彼北猛虎西貪狼磨牙吮血之狀或其暫息抑道隆之起晚已但使有千萬道隆樹自由之的揚獨立之旗吾又安用嘵嘵于吾國民乎哉且彼向道隆者遽爾解散吾不知其果爲虎蛇若何未敢瞢然責

之。摩西逃沙漠數十年。卒令猶太人守有茄南之一日。歐洲數千年來。嘖嘖稱道。不絕于人口。視爲上世紀大地球上之第一偉業。其于史冊。光哉光哉。若人者。其殆心摩西之心者耶。蒙試思之。以爲道隆心摩西之心則可。若欲仿摩西之陳蹟。期諸數十年。藉以暫塞望者之口。究何異于山以東蜀以西之擾擾者乎。是不獨爲坐而言者之所痛心。抑亦道隆所絕不自解。前此之爲何故者也。吾于是大言曰。道隆哉。爾奇男子。四萬萬人不自保。爾一人起任之。蒼雲蔽日。日爲無光。爾一人起而掃之。前乎此者偉矣。觀爾後此者之若何。雖然神州一隅。臥而甦者寥寥也。爾其專責矣。吾爲之又言曰。我國民哉。置道隆于西歐。于東海。庸何足奇。乃奮臂山隈。聲震巖谷。抑今之猶太人。好自私利。性不愛國。至失其土。雖擁厚利。不見容于他國。而見之者亦鄙其爲無國。而吾中國竟以傾國之人。讓一人之獨爲豪傑。無怪友邦之以猶太人睨余也。吁可省矣。

聞戒錄

英國之危機上

自英杜爭戰以來。已二月餘。杜國以南非蕞爾之一小邦、不過英之保護國而已。英國之領地。遍於宇內。日月所照之處。無不有之。既已足誇稱於世界矣。而以杜國之弱小。能試其奮鬬。是實以螳螂之臂而當車也。然其人民慓悍好戰。舉國皆然。有鬼神爲號天地震動之勢。雖以英之武威。與之開戰。一舉而𢷾潰。東敗於獵得司米司。西圍於麥佛荊。首尾不相應。道路梗塞。莫能相救。籌畫機宜。悉未得其要領。此間將校士卒之隕命者。不知凡幾。甚或俘虜士卒。至二千餘之多。是實英國近來一大危機也。

抑英國之兵備者。以國於海中之故。故以擴張爲第一要事。至於陸軍。則僅足供退守防備而已。然此回爭戰在亞非利加之南端。山阻水隘之地。是誠英國意想不及者。舉全國之兵遣發於南非。似此大舉。爲英國之歷史。拿破侖戰爭後之戰事。百年以來所無者也。乘之此次之戰。道途寥遠。自坡之馬司軍港。至於克撲朶海路。已費三禮拜。其赴各口之戰地。亦經數日。雖以英國之富力。不易堪其所費。今已費數百萬磅。其所費之始末。尚不知有若干之

巨欵也。英之所恃爲命脈者。有英蘭銀行。今則大有戒心。支出金利。未能貸出。世界各國皆知其事。即如日本之遠隔。亦爲所動搖。其關係之重大。一至於此。

英國之危機既如此。然則南非之事。非可以尋常小爭戰視之也。英國於此時亦有非常之奮發。遂召昔年建功業於印度之巴特將軍。充其統督之任。又昨年於埃及奏蘇丹削平之偉功之荊結拿將軍。充其監軍。使赴戰地。然巴特將軍以二十三日發坡之馬司港。寄港於機不喇盧打。而伴荊結拿同航南非云云。此兩將軍者。蓋英國第一流之武人。兩將軍之胸中。已歷歷勝算。未久而兩將軍達於戰地。然果以前後二十餘日。可奏蕩平之功。使歸於平穩無事。若非然者。則曠日持久。兵不能進。或招其敗亡。南非人種不服從於英國之治下。乘勢而起。則英國者人氣愈喪。國體愈失。所屬之土地。恐生將來之變。列國之環視者。或生干涉之念。英國之威望。一時失墜。是地球之禍亂之所由生也。豈不可寒心哉。

英國之危機下

頃據西來電報。英杜爭戰之事。聞英國戰敗之報。至歐洲諸新聞。舉相慶賀。竊笑其期望失敗之意云。蓋英國之雄大。能孤立獨行。睥睨宇內。而不顧者。列國有所嫉妒。疾視欲乘其蹉

跎而挫其銳鋒者。已非一日矣。今見此事。皆拍掌相慶。即如法蘭西有亞非利加問題。未免有利害不相容之勢。於拿牙境界有紛議云。於蘇丹領有葛藤云。無一日非反目嫉視之時。又其同盟之俄國敵視反目之事。更有甚焉。顧距今二十餘年。俄之定國是者。在發揮其雄圖南下。而衝土都君士但丁奄有黑海沿岸之地。蓋其志在避北方冱寒磽确之地。而就南方溫暖豐沃之境。大擴張其國土也。其所爲絕無忌憚。縱横步武。併吞君士但丁堡。遷首都於此。跨有亞細亞歐羅巴之二大陸。以行其壓倒歐洲列國之舉。事至於此。則英國之損害。不可不言。地中海上之權。忽而失墜。而俄國欲窺印度。且欲握支那之商利。俄之權遂至不可復止。英國有見於此。於是乎試其防提古拿米塞戰爭以來之國。是所謂國力平均之名。且唱扶植土耳其之義。強請訂山司得哈落之盟約。開伯林會議。僅能遏止俄之跋扈。於是乎俄悟難逞雄於歐洲。遂注意於絕東之地。自西伯利亞之開拓。從事於梟港之修築。以待、時機之至。孰知日清爭戰事起。支那國狀衰弱之內情。暴露於世間。俄忽乘罅隙。遂奪其東三省之地。得行其夙願。世人之所知也。比年英國於支那地方。遇俄之蹂躪。欲消滅其權力。亦顯著之事實也。

英俄之關係如此。故南非之事得速爲了結則已。若事至齟齬。再致于一敗塗地。英國本土財政業。今已告急。國民稍有倦怠之色。則其意嚮一變而唱戰爭中止之議。亦未可知也。果若如此。則認南非共和國之獨立。南非英領之民。過半數者屬荷蘭人種。而不逞之徒。乘此間起其騷亂。紛紛擾擾。前之英國有威望於南非者。至今拂地矣。如俄如法。稍發輕侮之念。英國之一舉一動。試其阻害。如埃及之問題。佛國平生懷不滿之恨。必唱異議。而妨害英之志望。而俄國亦支那開拓之業。復無忌憚。跋扈跳梁。靡所底止。如鉄路敷設礦山開拓之權利。一朝而專其所有也。英國之威權索然而失。威海衛亦不能保守。長江沿岸不割讓之約亦不能固。事若至此。則歐洲政策。亦有大變動。所謂東方政畧國力平均者。正爲其所動也。或弛打當熱盧海峽軍艦出入之禁。黑海繫留之俄國軍艦。容易往來於地中海。亦難測之事也。此則地球之大事之大變遷之關鍵也。葢國家之威信。猶銀行業者之有信用也。銀行業者失其信用。則雖以英蘭銀行之盛大。可一朝而失業也。國家亦然。一旦失其威信。則輕侮沓至。疲於奔命。遂至滅亡。故曰泰山之高。崩於蟻蛭。豈可不寒心乎哉。

論山東之乱耗

支那山東之乱耗。今據電傳得其實跡。山東省之耶蘇教徒。以不僅與土民有種種之葛藤。美法兩公使於總理衙門發嚴厲談判。喚起其注意。而終之結果。則迫令召山東巡撫囘北京。命袁世凱臨時代理而鎭定之云云。從來稱支那教案。排斥異教之氣燄甚盛者。迄今常聞於吾人之耳。如山東者。蓋其著者也。此等事關于一大問題。彼邦人士已置處分于頑民。雖然如一意歸罪于頑民。何以支那今日有聲望有見識有官級等人。猶有以仇教爲高節者。如此則不可全歸罪于頑民。彼頑民之煽動。實基于此耳。

昨曾與一支那志士談話。余問山東又有暴動。如暴動之事小。然關係之處大。不可輕易看過。且列國之侵畧。非每因此種之問題。而藉爲張牙施爪之口實乎。抑有何等原因乎。其人答曰然。雖如貴說。然不擊耶教。其如人心不激昂何。以此爲心。其誤謬不亦甚乎。然謂不擊耶教則人心不激昂之論雖謬。非盡無原因。蓋由支那所謂有見識大官人學士者流。即稱讀書人之徒是也。每唱道支那自强之表準。當取法日本維新之舊軌。謂往時日本以尊王攘夷四字爲維新之目的。擊耶蘇教徒。破毀教會堂。即激起今日之敵愾心。日本既以之而强。我國豈施之而不利乎。其出于此等之誤想如此。廣東南海之名士何啓三水之胡禮垣

兩氏。近日著勸學篇書後一書。痛擊張之洞之勸學篇。如非攻教篇辯。有曰或謂細讀勸學外篇非攻教一首。但覺其言在此而意在彼。全篇之意皆勸人以攻外教。全篇之言又皆勿攻外教。項莊舞劍。其舞爲項羽。其意在沛公。讀此然後知文人之筆。亦果有此神理云。果如玆言。則如張氏亦不能免墮于此一種誤謬之中。吾人聞支那之教案。不得不深爲隣邦悲也。

支那之開放

因南非之戰爭。英人被一陣忙殺。近來每露曖昧模稜之狀態。蓋英人向最注意者。在選定地球上之良地而領之。又恐有一寸之失。被他國乘其危或生奪取之事。此英國之所最懼。余輩關于支那問題。亦見之最著者也。何以言之。當此之時。行分割支那之舉。最不利于多欲多忙之英國也。故英國近日嘗罷論之。而再用保全支那策與開放策也。然果執此行之。外面上頗屬正當之政策。須得最敏捷之手段方可。今英國實缺此手段。雖然。類于義俠而肯助英國之政策而肩其勞任者。祗其偉友之美國大統領馬資金勒氏其人而已。于是美國近日之外交。遂變爲英國之外交矣。覩于今熱心主張保全支那策者。

無有出華盛頓政治家之右也。

抑與保全支那策並行之開放策。即開放支那全土。使各國商工得隨地營業於支那領土是也。此策果行。于南方法國之企圖。中央德國之計畫。北方俄國之野心。悉歸于水泡。武力之爭競。變爲商業之爭競。事至於此。英國及美國立此大市場。重要的主顧。貴要的販子。及豐饒的供給者。皆集之于斯處也。

譯者曰。列强對于我支那。不外于二大政策。一分割。一保全。二者而已。聞分割則戚然以憂。聞保全則色然以喜。此支那人大半之所同情。雖然。以二萬萬里之地。四萬萬之人。如夘之在于强人之手。欲其存則存。欲其亡則亡。而已不求其有决存不亡之術。任人之存亡爲存亡。豈不羞歟。以區區杜國之衝突。苟延支那之運命。兩者相形。眞堪愧死。

日清戰爭軼事

日本人陸軍某漫遊緬甸。遇一中國人。見之問曰。足下于日清戰爭之際。斬獲吾國人頭顱幾顆。某大奇之。據考居住緬甸之中國人。概以廣東及雲南者爲多。悉從事于工匠貿易。其中擁鉅萬之資產者亦有之。當日清戰爭之際。彼等募捐若干之義金。欲以之助軍資。而送

回本國。可謂殊特之舉。不意其金未達雲南省城之前。早于途中墮落貪官汚吏之手。空肥彼等之私囊焉。嗚呼。中國有民無官。宜其助我成功也。泚筆紀之。爲之浩歎。

猛省錄　法國廣州灣事之要求

法國前既乘北京政府震驚之時。在廣州灣割取二島。今又于爭鬥之件。大肆要求。即下所開列之七欵也。

一兩廣總督譚鍾麟革職

二遂溪縣知縣處刑

三首犯人處刑

四廣州高州雷州三府內得採掘鑛山權

五給遺族賠償金三十萬佛郎

六自廣州灣至安鋪得敷設鐵道權

七備盛大儀式送還法國下士官之首級

右七條中。如第一第二條。北京政府頗爲迷惑。不能回復。兩廣總督譚鍾麟權力甚大。且與政府意見同。若欲支那政府不計情勢。迫于強國。任意將此外省副王總督革職。頗爲重大

事件。殆難決定者也。第二遂溪縣知縣有敵愾之人也。在現時俗吏中。殆不數數見。當法兵衝突時。對法國司令官言曰。貴官之左右。不能体貴官睦邦交之心事。侵予敝境。又挑我兵士。致起爭鬥。目下境界未定。凡屬我管轄之地。豈許他國之侵入。敝官不敏。今不能得貴國之歡心矣。觀如此云云。可以見該知縣能保守權利。不致卑讓。若北京政府遽依法人將此人棄屍菜市。則自今以往。誰克爲一國保守其權利哉。況該知縣于其地方既有名望。決不能輕易服從法人之指揮。不知北京政府又如何了之也。第六即計畫廣州灣起接續于龍州鉄道者也。第七法國下士官首領。已爲清國練勇持去。今欲盛備禮儀以還之。是欲清國謝過而藉以辱之也。思此事件。于支那政府大有不利。聞已將此上奏皇上與西后。但不知兩陛下亦別有調停之法歟。

厦門界約

福建臯憲周子迪廉訪與日本駐厦上野領事妥議日本租界章程。計共六欵。照登於左。

第一欵。中國政府照文憑第三欵允許日本在厦門設立日本專管租界。業經妥議約定。劃給租界。其界址四至。由虎頭山脚下起。西至瑞記洋行面前海灘。東至洗布河西邊大路。南

至瑞記洋棧面前海灘。北至更樓尾市仔街殿後街直抵講古脚爲界。西南以海灘東南虎頭山沿山脚。東北以金燈山沿山脚。西北以龍泉宮背後山脚爲止。所有西南沿岸海灘、官地。及草仔鞍民房街道。俱在界內。以便將來築造碼頭。通商貿易。現在所定地界丈量約計四萬坪。繪租界地圖二張。一存中國地方官署。一存日本領事官署。立定此約之後。即時會同派員勘明。由中國地方官眼同樹立界石。

第二欵。租界內所有馬路警察之權。及界內諸般行政之權。皆由日本政府管理。界內道路橋梁溝渠碼頭。由日本領事官設法修造。並由日本領事官管理。

第三欵。租界內所有墳墓。仍舊免遷。新墳不得添葬。有主之墳。若有要遷動者。援照外國遷墳之例。無主之墳。必須擇地妥善安葬。

第四欵。租界四址議定後。地方官卽會同日本領事官將租界內所有房屋及地面。詳細查明。造一清册。其租買付價之法。兩國選擇公正人。按照時價議立公平價値。屋主地主不得任意索價。租主買主亦不得抑勒。

第五欵。租界議定之後。地方官卽出示曉諭。告知此地已爲日本租界。

第六欵。上列各欵之外。所有租界章程。自當早日由日本領事與地方官再行商理。另立續約。

以上條欵。立爲租約。照繕漢文日本文各兩紙。先行檢押。一俟兩國上憲批准。再行蓋印爲憑。現在所定之地。約計四萬坪。所少無幾。日後細密量丈。若有不足之處。日本領事與地方官相商。將附近海灘等地補足。合立另約一樣二紙。各執一紙。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支應路欵

蘆漢鐵路歸比公司總握大權後。一切出入要欵。均由比人掌理。中國所派總辦各員。不過素餐尸位而已。現聞該公司所需用款。悉由道勝銀行接濟。已由該銀行添設分行於長辛店地方。專理該公司支應事宜。鐵路辦事人員。多比法兩國人。蘆漢幹路已入俄法人手。其言益信而有徵矣。

英俄爭議

漢口俄國新設之租界。關英商睢耶、津嗎西所、會社之所有地。兩國之間互相爭議不决。近頃俄國政府欲必得其地之權利。使領事主張其說。英領事不服其主張。于是相爭無已時。

後英國有南阿之戰。俄國畢竟乘隙而占其利云。

英兵來護租界

英國年年有小砲艦來塘沽附近之地。以保護其地之租界者也。前日復突然來一砲艦于大沽口外。兵員二十五名。士官一名。皆携行李上陸。當地不知爲何事。乃訪詢英國之領事館。領事館答以倣去年保護租界之例。然現今英國有南阿之戰事。俄法于中國乘間窃其利權。而爲此舉者其實欲以防備不虞也。

奪地消息

字林西報載旅俄訪事友人來緘云。俄政府因黑龍江交界之黑來脫地方百姓。屢與俄兵滋事。俄兵官受傷頗重。俄政府因飭籌畫。以備占據該地。合之日前俄皇有特派總督領治西伯利亞黑龍江及東三省。與中國人交涉事務觀之。知俄人大肆鯨吞之時。可企踵待矣。守舊諸老悖。猶感俄國仗義執言。爲我索還東三省侵地也。哀哉。

俄人經東

俄國新簡遼東總督兼東方艦隊總統官矮來苦碎暇夫氏。如旅順大連灣建隄防濬海口。

開工場。造貨棧。築船塢。購機器。以及寺院病房兵營之類。皆令該總督就地籌畫。經費約須千餘萬金。至駐紮大連灣兩隊陸軍。現在移往旅順口。滿洲鐵路自泥咖拉司至哈爾賓。亦已告竣。其經營東方日有進步。實逼處此之勢。中國將何術禦之。

定期劃界

字林西報云。中英緬甸劃界大臣。已於西歷十二月終齊集河爾惟河地方。英欽差大臣斯壳君於十一月十五號由緬京帶同親隨護兵五十人。並武役二百五十人。及副大臣斯恃令君前往。至英領事咨前已奉派爲中國商務大臣。承其乏者爲前思茅英領事烈效其君。劃界量地官鐵爾辦君。中國劃界大臣。則仍係劉統領。惟向來雲南土人。每傳英國並無兵派來。此次初至該省。羣疑應可盡釋矣。

法人擬索廣西

現在總署與各國交涉。以法意二事爲重。據聞法使臣雖在總署大聲疾呼。然尚未要索。傳言將有索廣西一省之說。惟法使臣不即向中國要索之故。實因廣州灣滋事。實在情形。尚未明晰。

英國杜國之主權問題　接前冊

又本年五月九日。杜國國務卿拉寺氏移文于太守彌爾拉氏。書中發露其滿腹之熱腸曰。「南阿非利加共和國現在所保有之自治權。非得之于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條約與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實共和國所自應有之權利也」。至是杜國之意確乎不可輕拔。亦以爲交戰之事終不可免。故一意堅持。毫不肯放讓一步。而英國之外交家又不甘有一毫之欠點。竟欲以彈丸硝藥屈折杜國。仍可再得占其頭地也。故旣伯靈氏之答杜國通文曰。「英國政府非欲以宗主權問題討議于共和國。今共和國雖自認爲國際（日本以國與國相交曰國際）上之主權國。然毫無法律上與歷史上之證據。安足取信哉。故不全作虛認。是以英國政府據歷史上之實事。及先進當局者之意見。欲使汝共和國第一宜遵不力德利亞條約。次宜遵倫敦條約。此實出于我英國皇帝陛下之深恩鴻澤者也」。

兩國議紛之原因。上已說明。予玆不再贅。亦不徒在局外揣摩臆測。今只論英國所主張之不力德利亞條約。其終能有效否。以供判斷之資而已。千八百八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杜

國全權大臣（總理條約之全權大臣如欽差全權大臣是也）致英國全權德路卑卿公文。其詞曰。「杜國不唯反對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所定約欵而已。即該約全體亦皆反對云云」。即此觀之。則杜國之意在全廢棄八十一年之約定。而英國全權亦深諒之。應其所議。故明年有倫敦之約。

威路斯揭明條約解釋之原則曰。「當定約時。其條約如有兩樣之意義。則當詳釋載入。不該有含糊兩可之意義。故條件不可不嚴密也。」又九月下旬。不力德利亞之新聞紙載一篇公文。該公文乃喜望峯殖民地太守致杜國政府者。其公文附有千八百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字。其中該括倫敦條約之約欵。言杜國之內政當與柯連支自由國相同。得享有全然自治之利益。從該條約之第四條。則英之權利祇可監督杜國之外政云云。杜國遂藉玆文書以抗英國藉爲口實。

南阿英蘭兩種人之戰鬪力

南阿問題之要點。在于主權問題。主權問題之所來因。在于英蘭兩人種之競爭。通觀世界之歷史。其競爭之激烈而可戰慄者。雖有宗教上之爭。政治上之爭。與及種種之爭競。蓋皆

未有如人種之爭其慘憺結果之甚者。於南阿之蘭人。其數比英人遠過甚多。而五六十年來常爲英人所窘逐。故蘭人已久含深怨。夫柯連支自由國及杜蘭斯哇兒共和國之建立。實由迫於窘逐之餘而成者也。其散在英國之諸殖民地之蘭人。亦常有脫英國之羈絆而自治之心念。所謂無日忘之也。以是此等之蘭人。常通欵于二國。雖其身現在之地位在英國女皇帝陛下臣民之列。而心則全向自由國及共和國之天耳。英蘭人種相競之熱。自千八百九十六年之尖純侵入事件以來。其競爭之烈。日增無已。至于今日已達其極點。夫英蘭之爭也。既積之久而畜之深。則其一旦爆裂發露。亦在於事之不可免。而意之所及料者也。

自交七八月以來。英杜兩國間之事局日陷于困難。故兩國皆早已陰蓄兵備。以謀應于一朝緩急之策。英國以八月中旬命印度政廳。使由印度輸送一萬兵勇。以禦備與杜國交戰。又由本國輸送兵士軍器于南阿。當是時英國情形。一若以戰爭之事爲不可避者。又因八月二十八日氈伯靈氏之演說過于激烈。以促戰機。于是交戰之心愈決。彼杜國亦一面陰蓄戰備不敢稍怠。後因一事牽連。而事變遂起。于是有喜望峯之議會喧鬧之事。其事何由

昉哉。蓋因杜國陸續陰蓄戰備。其軍火欲由葡萄牙國之領地德拉呵亞灣頭經羅陵疏馬路士克港。葡國雖不欲抗拒。但爲英國以威强要。故葡國窺英國之鼻息。不敢輕自舉動。以縱任杜國由此輸入軍器。然當時喜望峯之內閣議長消乃納路氏。直任杜國自英領殖民地及別地方經過。以輸運軍火入柯連支自由國內。於是英人大憤該氏之舉動。於議會中大痛駁之。謂其陰袒護杜國。而該氏悠然答之曰。於條約上並無有禁止軍器之例。即使不幸。英　兩國不已而交戰。而喜望峯殖民地亦當採中立之例。英人聞其言。遂至交罵消乃納路氏爲國賊。即此可窺喜望峯之蘭人對波亞人之情矣。

在南阿一帶之蘭人。其意嚮既如斯。試將於南阿之英蘭兩人種之比較統計。而較量其兩國之戰鬭力。据不拉丁氏去八月之所論。其於喜望峯殖民地。而屬於亞非利更大之蘭人。大畧有二十三萬人。其餘之十四萬六千人。乃英人德人及其他之白人種也。此十四萬六千人之大半。雖素爲英人。然皆散在于各處。多從事于商工等業。至于和蘭人。皆是年來土著之農夫。或勉于一定之農業。或事狩獵游牧。故其所用之鳥鎗。頗稱操慣。二十三萬之蘭人中。有五萬人。正是恰當血氣强盛之壯丁。善騎馬。自幼即慣于操銃。一朝有事。則此五萬

人可充波亞之戎行。此可得由喜望峯殖民地而募集者。至于其他之白人種。則全然不同。英國人大半多住居于都會。其幾部分散居于田舍地方。雖間有慣于鎗器之用方者。但皆不能精善。此等英人。住居于中央地方及東部各地方等處。其壯丁之數。最善者不過約一萬人。此等壯丁可集爲義勇兵。其中必要以五千人駐于各都會以爲防禦。不能不滯在于殖民地。得募集以爲征戰者。所餘之五千人而已。

柯連治自由國。其白種人之總數約八萬人。以德國人爲最多。德人皆體力强健。素與波亞人同化並趨者也。據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自由國之住民而能堪戰鬬者。可超一萬七千人。此原是十年前之所統算者也。以今日觀之。當必有達于一萬八千以上。英國人住居于自由國而不堪武器者。不及一千人。要之此自由國中之波亞人人數之多。其身體之强健。與其從事于狩獵而用鎗之精慣。騎射之良善。氣力之勇悍。亦不遜于杜國之波亞人云。

於杜蘭斯哇兒之和蘭人。其純粹可用者。不下八萬五千人之間。與波亞人同化之自由公民。(BURGHERS) 約有二萬二千人。英國人之在于育哈納斯不兒者。其總數雖不下九萬人。然其中有甚多是屬于別人種者。其他又除女子小兒等。則其能任操鎗者。其壯丁之數

不過三千人而已。如是故英人之在留于杜國者。其攻守力決不能入于豫算之內。英領地加拿大。白種人之總數。僅在三千人之間。其他在別大部分者。不過有和蘭人而能操鎗者。亦僅有一千人內外。

拉他孫白人之總數。約有四萬三千人。其中有七千人是住居于達班地方者。然此總數不過是据千八百九十一年之調查耳。以今日觀之。大概其數必增至四萬五千人。除羅德沙以外。祇南阿諸州中拉他爾州。其英國人能戰爭者。其數不過六千人。而在於拉他爾之和蘭人能堪戰爭者。亦約有千五百人以上。

羅德沙之英人。在南阿英領內諸殖民地中。其習軍事之人稱爲最多。得從事于戰役者約有二千人。

依以上所統計。於南阿非利加能堪戰鬭力之英蘭兩人之員數。總括其大概于左。

喜望峯殖民地	英人	一七、〇〇〇	蘭人	五〇、〇〇〇
柯連治自由國	仝	一、〇〇〇	仝	一八、〇〇〇
杜蘭斯哇兒	仝	三、〇〇〇	仝	三二、〇〇〇

拉他爾	仝	六、〇〇〇	仝	一、五〇〇
英領地加拿大	仝	五〇〇	仝	五〇〇
羅德沙	仝	二、〇〇〇	仝	三〇〇
南阿駐在英國兵	仝	一〇、〇〇〇	仝	
	合計	三九、五〇〇		九二、三〇〇

如右之表所列。是能從事于戰役者。加之南阿守備隊之英兵一萬人。其總數亦不過三萬九千五百人。而波亞人之總數共有九萬二千三百人。以此觀之。則蘭人之數優于英人之數三倍。右之概計。是据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於後十年間英人之移住于南阿者雖亦不少。然蘭人之增加者又實孔繁也。加之近年來德國人之移住于杜國及柯連治自由國者頗多。皆與波亞人之意嚮相同者也。果如是。則於十年間其員數之增加。必非常之進步。雖然、以上兩處之總數觀之則如此。但事變之來。不能保其不出于豫想之外。但以總計上觀之。則英蘭兩人種之優劣既可明白。若英不從本國或印度多發援兵。斷難制勝矣。

英杜交戰之影響

今日地球交通。四海一家。天涯比鄰。雖千萬里無異咫尺。故此世界中若有些々事變。起於彼必應於此。其影響有多少遠及。而尤以通商貿易爲更甚。從來東洋之貿易。爲英人所占獲者爲最多。中國沿海之貿易。全在於英人之掌中。蓋中國之沿岸貿易。其航海不甚困難也。故英國人常以南洋或別地之破壞船。徃來於中國海上。以極低廉之運價而從事於海運。故我日本國之航業。在於競爭中常負數籌於西人。亦即是故也。今英杜之戰爭一起。英國懸軍萬里。以堅牢之艦。盡供資送軍器糧食等。其回送于中國海之船舶。陸續要轉致他處以充補。於中國沿岸貿易之船艦。必有不足之憾。我日本國之航業。宜藉此機以奮勵一番。謂所時哉不可失矣。

（完）

殖民雜俎

日本某君語本館執筆人曰。貴邦人求食於海外各國者。以予所歷細數之。不下五六百萬人也。然皆無政治思想。徒供白人開山鑿礦築路開河諸苦役。白人坐享其成。而貴邦人因是冒瘴毒墜巖窟而死者。不知幾百千萬人矣。執筆人聞之。矍然而歎曰。余雖足未履白人之域。而邦人士海外顛連困苦之情形。既夙有所聞矣。今重以吾子之愛而教告之。則其事愈審。雖然。以貴邦近日內政畢修。農工士商。各就其業。且日有進步。乃尙紛紛購造船艘。渡民出洋。果何施而亟謀此舉。某君曰。吾政府議院諸公重視此政。而竭力經營之者。無他。蓋踵歐洲列强昔年殖民政策而行之也。執筆人急詢之曰有是哉。貴政府既以殖民爲一大政。其實行之策何如。被殖之民。其爭自蹈厲。圖建遠大之志趣又何如。某君曰。是亦無他。凡於各海邦有新闢之洲土。新建之港埔。必先使人探撿之。記其大畧。歸刋於各家報紙。遍告國人。旋派領事官蒞其地。訂立約章。得平等之權利。然後導民而往。即以領事領其衆。約束其衆。士商之居留人國。亦皆知自愛。無敢妄犯所居國律。以貽宗國羞。故有等權利。爲其他

旅人之所不能享受者。我日本旅民得而享受之。故各各營業日益擴張。今更聯合大衆。開殖民協會。無論工商遊歷等輩。皆假本業餘閒。悉心考求其所至之政治學術風俗物產。備載諸會報。溥告國人。由是國內之民。雖足不出戶庭。而周知四海矣。以彼歐洲日英葡荷諸國。後先霸有大地。豈外是哉。豈外是哉。執筆人聞而咋舌噤口者久之。既而憮然曰。嗚呼。吾中國雖民衆四萬萬。而方里二萬萬。非儉國也。徒以內政不修。民生日蹙。官不殖民。而民始謀自殖。其不得不相率遠遁以圖朝夕者勢也。惜乎有殖民之責者。至今不悟。又不能因勢利導。以實行殖民之政。無怪煙賭開塲。鍮斃人命。如此辱國之甚者。時有所聞也。有心人惟有撫髀嗟悼而已。余久擬仿日人殖民協會例。廣結各埠志士。設通信員。遍採各地諸政要。彙刊月報。猶以聲氣一時未能遍及。爰雜載二三同志郵報數事。以爲先河。幸海外熱心賢達。抑而教之。以惠我同胞焉。

小呂宋禁限華工新例

近接孟尼拿稅關人員謝君子修來簡云。去歲春美西交戰。我華人以無人保護故。狠

狙兵發問。後得英領事出而保護之。乃幸存殘生。迨兵事稍平。羣島歸美。他事未遑。先以禁逐華工爲事。夫禁逐之於金山各埠。猶謂我國爲乾淨土。不許華人溷濁。雖私而猶未至於極。呂宋羣島。不啻華人門限內之地。一旦胠篋而得之。且不準往。將來排闥而入。堂室爲墟。又或各地紛紛效尤。何處是華人歸路。以故近又常有華工在該埠被人蒙騙。售以僞回頭紙。或他人回頭紙。還抵該埠。一經關吏盤詰。僞情偶露。即被扣留。發交審局研究。若有私逃。必株連同夥。被留之人。再加桎梏。若在船上被留而逃脫者。每逃一人。科罰該船銀一百元。由是船主不得不從嚴看管。且不準埠中人供給伙食前往。以至飢寒交困。苦不可言。其苛虐情形。可以概見矣。茲謹將美政府禁止華人前往小呂宋孟尼拿章程錄下。

一華工前曾寓小呂宋。今欲再往該埠者。必須有前大呂宋政府之的確本身回頭紙。或在現寓之港口美領事處領有實在准紙。方准入口。

二該的確本身回頭紙。或新領之准紙。亦須於入口時呈與海關考驗的確。否則不准上岸。

三中國官員遊學貿易及遊歷等人。欲往該埠。照中美合約而准者。亦須依例在中國政府或現寓之外國政府領有文憑。即於是處報與美國領事。報明落船日期。仍於入口時呈驗妥當。方准入口。

四自今後華工現寓小呂宋者。欲離埠須預先報海關稅司註册。報明某名某歲。作何等事業。然後該稅司給回頭紙一張。逐欵註明。與册相對。以便稽查。至再回小呂宋時。呈遞該紙與該處稅司驗妥無疑。然後可准上岸。

海外輸忠

旅日本橫濱紳商馮君紫珊等同立保皇會。嘗于十月初十日。聯名電請　聖安。並懇請皇太后歸政。以拯危局。其詞云云。神戶長崎諸華商亦同有是舉。香港金山加拿大南美洲各埠。聞風而悅。踵而行之者。不一而足。南洋各埠。尤賴有天南新報館主。極力提倡。故英荷諸屬。無不仰風承流。咸思　聖德。懇請歸政之電。絡繹途開。近聞暹羅濱角聯名者。且及二萬三千餘人。洋洋濟濟。救國救君之事有成。何莫非倡率諸君之鉅功耶。

敬教勸學

星架坡林君文慶邱君菽園林君芷儕同倡好學會。開數日即假座華商閣集衆演說。赴會者常至數百人。所演大旨以學術時務格致爲題。尤極意啓發海外華人設立工商會。及建孔廟開學堂諸務。故巴城泗水吉隆諸埠。紛紛籌建孔廟學堂。以爲培育英材之地者。報不絕書。誠盛事也。

巴東招工苦况述聞

昨寓巴東閩埠華商函來云。巴東即巴城東境。在蘇門答臘之西。荷蘭之領土也。開闢既久。人性貪詐。土產以甘蜜羔丕爲最。內山煤礦甚富。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始築鐵路通入內山。（當築路時穿鑿石穴損人不少）開採煤礦。其礦工初皆以罪人充之。勞苦過甚。十不一生。緣其地層巒疊嶂。又屬荒僻。而毒蛇猛獸。充物其間。山嵐瘴氣。相乘並發。其礦深不可測。暗如黑獄。煤氣鬱結。陰電遍生。礦工觸之。立即斃命。年必數發火燄。發則緊塞穴門。所有礦工。盡斃於內。俟其火熄。開穴察驗。屍骸狼藉。有成灰燼者。有殘肢斷體。不成人形。不可撿拾者。亦有薰成人脯。僵立不仆

者。每次火發。死者俱數百人。慘斃之狀。目不忍睹。而管工者旣嚴且酷。幾無人理。居則污穢。食則粗糲。手胼足胝。晝夜不分。稍停片刻。鞭撲亂施。敢反唇者。立以鎗斃。勞苦若此。苛酷若此。礦工雖猛。豈有不死者哉。至其內山情形。極爲秘密。非在局者不得其詳也。然就外埠視之。祇知巴東之產煤甚盛。而不知其礦工之慘死至於此極也。聞舊歲有礦務官巡察到巴。盡得其情。歸而報諸荷廷。荷主憫之。諭令嗣後不准仍以罪人充當礦工。此諭頒行之後。而礦局總管。變通成法。因倡爲改招華工開採之議。適有在事華人聞之。喜其可以壟斷。遂與訂立包攬華工之約。限期五年。每名到工次給與價銀一百盾。每月加伙食銀九盾。做三百六十工爲滿限。或有死傷。概作罷論。其首次先招三千名。（西歷本年底爲首次。現時有罪人充工者三千數百名。俟華工招到。以次抽換。聞目下叻嶼兩埠。無客可招。專人回汕頭廈門香港等處。串同匪類。入內地招誘云。）二次二千名。（明年春爲限）以後則逐月包攬二百名爲率。限滿之後。有存活者。再爲另議。（工期滿限。倘得存活。其少壯者必然被其迫挾再訂工約。老弱者則載出英屬地方。任其去留。然則一入樊籠。斷難望其再有高飛

之日也。蓋荷例無論水陸遠近。如過村堡。俱要赴地方衙署請領路照。否則不能越雷池半步矣。）試思彼之罪人。尚不忍其慘死。我民何辜。而竟聽其籠絡以就死地者乎。此皆我華人之昧良者。祇顧自私自利。而置他人性命於不顧。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況當我國艱難多事之秋。凡我同胞。俱當發奮有爲。方望其有振興之日。倘被他族欺壓。力難抵禦。尤須合羣聯絡。死命相制。豈有自相踐踏。自相陵躪。以自速其亡耶。蒙等目擊心傷。不忍坐視不救。而又自揣棉力。無濟於事。伏念貴報用意極專。力主維新。深惡守舊。開民智。興商務。振文風。除陋習。無非欲使吾華人奮勉圖强。自立於不敗之地。故凡五洲萬國外交政策。志士新理。上有關乎國家政治學術武備。下有關乎民生商業農務工程者。事無鉅細。悉載諸編。使中外人民讀之。有所感奮。鼓其熱心。動其敵愾。如此苦心寔力。雖慈母之教子。嚴師之授徒不啻也。玆我巴東有此昧良之輩。祇圖私已豐肥。不顧華人大局。竟與他族訂約包攬華工。竊恐華衆未知底裏。誤蹈危機。非藉貴報之力。不足以援救之。故特據實瀝陳呈於貴報先生大人之前。求將此函刊登報牘。奉告中外各埠行棧商翁。暨閱報 諸君子。廣爲傳佈。

務使我華人盡悉其情。毋爲匪人所誘。自投陷阱。則我華人之受惠。自當生生世世感德不忘也。

安南獄中華人受苦慘情

昨西貢某君來簡云。嗚呼痛哉。嗚呼痛哉。生今日而爲地球上各國之人。最慘苦者莫此時我出洋華人若也。本國無保護之力。他邦有禁逐之條。任人魚肉。眞可恨也。眞可耻也。嗟夫。我華人跋涉山川。踰越險阻。別鄉井。適異域。勞筋骨。餓體膚。父母兄弟妻子離散。天涯淪落。海角漂流。風塵勞苦。早夜奔馳。魚魚鹿鹿。爲仰事俯畜衣食之計。甚而鬻身炎地。傭奴荒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操苦工以度活。困苦無可告者我華人也。而乃酷受他族藐視。不以平等人類相待。而以無知野蠻相比。非理辱待之。逆情强制之。而我華人畏彼族如豺狼。望彼族如帝天。伏首帖耳。唾面受乾。吞聲含垢。任其淩虐。噫同是圓顱方趾之倫。而何以被侮若是哉。盖他族之所以侮我者。欺我民羣散。民志懦。民力疲。人民少愛國之性質。政府不能保護。民家不能自立故也。近日吾友述安南獄中華人受苦慘情一節。更令人切齒裂眥。羞

死而無容地。寃哉。吾友以株累被逮。囹圄三月。寃獄一朝幸出。述其躬遭酷毒之形。親見同人榜掠之慘。悲憤結胸。淚隨言下。當其初入獄時。未經行賄。一時之間。五毒並至。籐杖橫加。痛徹骨髓。詬罵唾斥。驅供苦役。旋以行賂得減充割草之役。然而拳擊足踢之刑。又不能終避。在獄三月。遍問舊囚。藉知確情。耳聞號籲之聲。目見梏桎之刑。無一刻休息。據言安南獄吏。係用本地土人。剪髮入法崗西籍者。此輩行如狠虎。心似蛇蝎。酷而又貪。奸而且詐。以財帛爲重。人命爲輕。苟不先飽其慾壑。則不論人之富貴貧賤。身之老壯健弱。及乎罪之重輕。定示狐假之威。施以酷暴之刑。鐵杖亂加。葛藤悉斷。遍體無完膚矣。迫膺厠役。操諸苦工。或以粗重之物指使挑擧。若力不勝任。則杖隨手落。如火燎身。或穢糞臭泥。呼使用雙手捧。若色稍畏難。則棒喝當頭。如雷灌耳。或事之不堪。不從不休。或事之可免。不容不作。操作少懈。立即施以毒刑之慘。加以詬罵之辱。自朝至夕。供勞役。操苦工。不容半刻偷閑。甚於拖磨之牛。御車之馬。至若充飢之物。不及飼畜之料。飯是糙碎。火較下庄。又米菜雜投。爛瓜切片。萊蔔剖塊。水鹽爲湯。或時以敗醬餒魚粗惡等物間進。且不許多食。限以額數。

查獄內犯人伙食。西人令人承辦。而吏藉以扣剋者。嗟乎欲食則難以下咽。不食則受餓。勞肢無力。工作不能。鞭撻之刑。又恐加身。不得已合眼強吞。聊果枵腹。以求性命。及乎臥息之處。不設床席。旁無幃帳。亦無尺寸被毡可以覆體。地氣蒸身。凉風拂體。多染腫症斷送性命者。不知凡幾。獄中苛法虐制。無所不至。慘苦無從告。疾病無醫藥。甚至大雨滂沱。故意叫使役作雨中。酷日炎蒸。忍心喚應。操工日下。以致疾病殞命者。席包草裹而掩埋之。是以一入火坑。縱不至死。亦必鵠形菜色。憔悴不能以言喻。嗚呼痛哉。尙忍言耶。

辨誣多事

金山大埠文興新報館以維新爲宗旨者也。嘗記一事。謂該地稅關總司西人某君。見華人到埠。常被留難。備受諸苦惱。因往見伍秩庸星使。勸其往美政府爭之。以解其厄。星使答言吾朝廷初不願民之出洋。今其自尋煩苦。不能代爲申理云云。駐金山大埠何壽兩領事見之。即移書辨誣。該報館更並其書錄之報中。加以駁詞。其言頗壯。今不兩錄。嗚呼。華人之到美境。禁逐則禁逐矣。而致此之由。雖不能盡咎星使。而星使既受海外牧民之任。民即責望過甚。仍當聽之。以圖後效。於何壽兩領事亦然。辯誣何爲者。

來稿雜文

論拘禁周漢事

五洲域內何以有諸教門也。緣夫人類初生不一族。且莫非獷悍蠻野之倫。久而久之。有聰明聖哲者出。睹其乱害。怵然有所不忍于心。於是爲之制作禮樂。或則躬親義烈。而示天下後世以楷模。雖務施或有不同。而其與人爲善則一也。士大夫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若於五洲教門。漫不加察。徒與愚民同使一般之見識。日以仇教爲名。固有背於孔子大同太平之義。而鬧教亡國之禍亦益亟矣。去歲春閒陳右銘中丞撫湘。有革員周漢。刋布揭帖。顯攻西教。幾釀教禍。右帥欲置之法。湘中無識之士。浮議頗滋。時瀏陽羅君棠適主湘報館筆政。于其報中極論周漢愚妄之罪。其辞最明辯而可以解惑。因更錄之。以爲當世告焉。本館謹注

已革道員甯鄉周漢。刋布揭帖。煽啓教禍。中丞廉其狀。拘至省。繫諸候審所待讞。漢乃嚣。毀室若器。閉守者而扼其吭幾斃。中丞震怒。下之獄。或以謂羅棠曰。漢之所爲固

干律令。要其心則憤國威淩替。張脉僨興以激而橫決。訓飭之斯已矣。加以拘禁。毋乃過歟。羅棠曰。此戎首也。罪魁也。匪惟彼教之仇讎。抑亦吾教之蟊賊也。戮之不足以蔽辜。拘禁奚過焉。或乃勃然變乎色曰。子何言之甚也。世衰道微。主弱賓强。西教浸淫於中國。素王改制之精心不絕如綫。漢積憤懣不平之氣。一意孤行。不避危難。一二氣誼之士。方鑒其苦衷。曲爲解脫。甯鄉人士。至以罷試要於上。而子顧以爲戮之不足以蔽辜。毋乃不諒其愚而罪之甚歟。羅棠曰。吾中國幾以闢教亡其國矣。其難乃至今而不息。然而吾湘猶能苟安一隅。不首遭屠割之禍者何也。則幸而不有胥人稗士。藉闢教以陰行其媒蘖。西人無所致怨怒。方且敬我愛我。不遽覆我。是以有斯須之安也。今漢以匹夫之勇。婦人女子之訴誶。而犯五大洲之不韙。眈眈强鄰。方患無詞可執。以弋獵我土地人民。無故而授以隙。夫焉有不麕集而狠噬者。是漢之所爲。匪直害我國家。殆將毒我數千百萬之湘人也。牧人去其害馬者而已。國律之起。懲其亂羣。於此而謂不當戮者。其亦亂羣害馬之言而已矣。夫西教之行於中國也。據景教流行中國碑。自唐而已然。然宗風未暢。無得而稱。有明之末。利瑪竇氏東來。徐

光啓舍宅而師之。逮入　本朝。　聖祖仁皇帝量兼覆載。立賢無方。西士湯若望南懷
仁皆以精疇人家言。得膺顯秩。康熙三十一年。明頒　諭旨。准泰西人在中土傳敎。
軍民人等任便隨從。不得阻撓。道咸之間。疊奉　諭旨。准其徧傳內地。保護之例。載
入約章。竊嘗旁究彼敎宗旨。覽其舊約福音等書。一以敬天愛人爲主。非有他不善
也。至其闡救主之眞靈。稍近夸誕。曾惠敏薛京卿日記。謂彼中績學之士。亦心非之。
故華人之從敎者。大率愚氓賤隸婦孺之流。若吾素王之徒。則未有棄其學而學焉者。
夫以康乾全盛之時。力足拒絕彼敎。而任其傳授之。且加之保護者。豈以樹素王之
敵。而貽爭於吾民哉。蓋灼知彼之敎旨。勸善戒惡。不悖尙書降祥降殃之理。而天堂
地獄之說。淺近明顯。俾之啓導愚蒙。未始非吾敎之一助。故聽之而不禁也。顧服言
既異。隔閡易生。畛域未融。猜忌難免。於是有挖目取心之謠。狀其慘毒。視左道蠱蠱
採生之術。抑又過之。聞者疾首蹙額。人人仇視敎士。而迫欲剸刄於其胸。溯其謠言
之興。實由明季白蓮敎嘗有折割剖孕之事。而丙敎盛行。實丁斯會。桃僵李代。用有
沈冤。儒生譔著。漫不加察。雖以顧亭林魏默深之鴻博。猶誤采入天下郡國利病書海
國圖志中。三復白圭。一言不智。吾不能爲賢者寬矣。又況楊光先之不得巳錄。純出

忌妬排擠之私乎。至夏變著中西紀事。身辨教案。明知其誣。曾不少以一言辨正。尤爲疑誤後學。而莫測其是何居心。夫使西教而果有是也。則綿綿二千年。蔓延百十國。乃無一人一士智於中國者。而閉目結舌。甘受荼毒。不一發其覆而遏其流耶。往者天津教案起。曾文正公奉　旨查辦。公固嘗熟聞前說者。逮入津境。卽出示招告。冀得左驗。庶可以白死者之寃結。而折教士之凶橫。乃刻意搜求。毫無證據。始知析骸剖腹之談。悉出會匪奸民。騰蜚說以圖不逞。爰用大張示諭。力破譸張。駢戮亡算。並嚴辦地方官。而外釁以平。自時厥後。亡命之徒。祖述故智。搖惑人心。各省焚燬教堂。殺斃教士之案。層見迭出。幾於無歲無之。致西人詈我爲野蠻。詆我爲無教。一案出而恫以兵力。索賠重金。宵旰憂勞。臣鄰憔悴。包羞忍恥。財殫力痡。星火燎原野。涓流成江河。陵夷至於去歲。膠州案起。德人首難。宣尼陵墓。淪爲異域。俄英法日。四國繼之。豆剖瓜分。各據形勝。黍苗麥秀。淒矣其悲。揆厥禍始。誰則尸之。湘省常德衡州澧州等處教堂。頻年肇釁。賴有司畢力彈壓。竭慮調停。僅乃免於決裂。不圖漢復出而揚其波也。夫漢忝厠搢紳之列。尙敢信口雌黃。肆其狂悖。泰西曾取其揭帖。譯登報章。見者靡不詫爲奇聞。引爲大恥。謂此非中國之細民。乃巍然監司大員也。

且侈然自命周孔徒也。其上焉者如此。則其下焉者可知。其秀焉者如此。則其頑焉者可知。以我文明之邦。乃與野蠻無教者伍。坐視鄙夷益甚。恫喝益深。而神州駸駸陸沈。不可爲矣。悲夫悲夫。中國人士不務實學。專怙虛驕。好罵等於山膏。當車奮其螳臂。竊流俗之虛譽。啓鄰國之戎心。不顧流禍桑梓。貽憂　君父。昔韓魏公云。爲此鬼怪輩害事。如漢者得不謂之鬼怪乎。且漢而果一意孤行。不避危難。則當由候審所移禁司獄時。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宜怡然甘之而不辭。乃自許文文山楊椒山及俎豆千秋之言。尚未絕口。而一聞監禁。卽狂呼救命。戰栗觳觫。面如土色。搖尾乞憐。醜態百出。并從前親手所書之揭帖私函等件。載在官府。儲爲檔案。而亦不敢承認。狡稱非自己出。至爲佯狂無賴。婪索金銀妓女。以自溷穢而冀末減。此皆萬目叢覩。昭昭無可隱匿之事。向所謂一意孤行。不避危難者。至此不知何往。前倨後卑。截然兩人。眞鐵漢眞鐵漢固如是耶。嗟乎平居談氣節則義形於色。及臨小利害。奴顏婢膝。以求苟免。如漢者何可勝道。獨怪其欺世盜名。挑釁召侮。搢紳士儒。猶從而愛護之指臂之。稱其懵不解西學爲高節。不知漢嘗私屬其子於蔣少穆觀察在上海機器局從洋人學習洋文。漢豈眞不知西學之美哉。特欲借詆西學爲市名計耳。今又詆西敎不

已。安知不又別有肺腸耶。向非中丞力維時局。不惜浮言。絕甯士之求。嚴妖民之禁。則匪人潛煽。禍將有不忍言者。夫至禍機已裂。不可收拾。則雖處漢以極刑。支解磔膊。亦復何補毫末哉。余故曰不獨彼敎之仇讎。抑亦吾敎之蟊賊也。戮之不足以蔽辜。拘禁奚過焉。

論維新爲國民公事

天南新報熱血人稿

中國不亡於外人。不亡於土賊。不亡於亂臣。惟有一言足以亡之。其言維何。則曰以維新爲新黨私事也。不知此言實倡之昏庸守舊諸老悖。所以愚黔首廢新政。而阻豪傑國民進步之思想耳。乃聞者不察。一倡百和。舉國若狂。於一切新政施行之用意。概不之問。但見夫舊政所無者。則紛然目之曰此新黨之邪說也。見夫新政好談者。則羣焉指之曰此康梁之羽翼也。於是國民之腦鏡。咸塵昧於邪說之言。國民之豪傑。強半置諸康梁之下。一若去歲維新。實康梁一人之私事也者。愚哉蠢哉。可痛哭而流涕哉。殊不知異種日强。黃種就弱。維新之說。實吾四百兆人所共有之公心。亦卽吾四百兆人所難緩之公事也。卽無康梁。亦當有英雄救世之士。出而大聲疾呼。爲吾種力爭四奴之慘。爲吾敎力挽廢滅之危。維彼康梁。特適逢其會。而爲維新之嚆矢耳。是故謂

康梁爲維新不可少之人則可•謂維新皆爲康梁之私事則大不可。天下事業無限人而爲之理。有志者任自爲之。伊尹君民堯舜之言。孔子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之歎。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論。聖賢存心。夫豈擧世有人哉。而慨然以天下自任如是。卽佛氏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旨也。康梁惟洞識此旨。故去歲變法。毅然出其身以爲天下先。淺而言之。實佐我　皇以代四百兆人辦公事耳。故當時人心亦不以爲私事。而以爲公事。聞風響應。趨走附和者。遍廿一行省而皆是焉。而無一人謂爲康梁私事者何也。正諺所謂公事公辦。公道自在人心也。今一蹉跌。而全軀保妻子之臣。懼禍匿影。又從而媒孽其短。苟非盡擧維新之事全行交付於其身。則於一已之功名富貴。猶有根蒂之牽礙。沿至今日。且不惟以維新爲新黨之私事。且並以惋惜維新。冀望維新者。謂爲新黨之私人。平心而論。今日維新黨之領袖。因萬死一生。而間關逃命者也。倘令手執大權。要津獨據。卽道路以目。訾爲私事。於維新盛治亦復何傷。且並可無容爲之深辯。若今日維新萌孽。既已摧翻殆盡。牛牧之。羊牧之。大勢已靡有孑遺。國民倘知爲公事。猶有公是公非於其間。而維新之影子猶存於心鏡之中。卽維新之種子尚潛長於腦筋之內。中國之可復望維新。黃種之不終淪異類。要皆恃此。奈何

狗彘不食之流。迎合當道。變本加厲。且更以國民公事而併作新黨私事哉。嗟乎死黜囚逃。維新諸君。飄零殆盡。而天下之人。於死者若不勝痛惜之。於生者皆各爲注目之。非必盡重其人也。重其人之銳志維新。而嘗爲國民辦公事也。乃讋說沸騰。無理取鬧。竊恐愚民怯事。將信將疑。昔年懼新黨之株連。而忍作下井投石之舉。今日且懼新政之羅織。而務與洋教洋籍爲緣矣。蒙雖寡識。亦安得不爲之深辯哉。蒙且大聲疾呼而爲四百兆同胞告曰。維新乃國民公事也。康梁特維新中人也。維新非康梁私事也。人可不稱康梁。人必不可不言維新。且不可以康梁嘗維新而懼作康梁。並懼作維新也。維新乃有中國。維新乃有孔教。維新乃有黃種。若長此頑固不變。其不至國亡教裂種滅。當抉吾目作胥門之懸。是故孔廟公事也。當急爲之興。學堂公事也。當急爲之創。商會公事也。當急爲之開。海外商民。成此數事。不惟朝廷不之罪。如其辦有成效。卽現在訓政之皇太后。秉政之政府。亦將聞之而嘉倡辦者之功。蓋以此爲國民公事。而確與康梁毫無關涉也。焉有 孔廟學堂商會諸舉。爲我旅居海外之商民一大關係。而謂爲新黨之私事。有是理哉。有是理哉。彼造爲新黨之言。以蠱惑聽聞者。實狗彘之不若。而多見其不知諒耳。

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退論其理。箸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耶。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耶。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耶。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緜歷未已耶。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

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耶。荅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
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
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
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
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
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答曰。是
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
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耶。何故上當有視字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
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
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
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能昭之
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托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

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似仲尼。項籍類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有二。而□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敎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敎而已耶。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

（完）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十一

日本東海散士前農商部次官柴四朗著

火艦吐煙。征帆破浪。飜然拔錨於香港。時方三月。炎蒸如盛夏。汗流淋漓。氣倦体憊。須臾而金電閃于碧落。霹靂轟于蒼穹。風起雲飛。驟雨如注。散士神蘇氣旺。即呼快哉。冒雨而上舵樓。口泳小詩曰。 樓船破浪叱鯢鯨。鵬翼搏空空有聲。落落雄心與誰語。白雲山下憶范卿。

時背後有人佇立而窺。散士注目視之。則范卿也。散士愕然而呼。范卿進揖曰。郎君萬福。老奴惡緣未盡。猶偷餘命於今日。豈得不愧哉。往裁一書。敢獻鄙策。狂簡之言。幸得邀尊覽乎。散士握范卿之手曰。貴書曩自白雲山下飛來。僕乃懷之。而說廟堂諸老。諸老瞶耄。不能斷行大策。今日徒悔失機而已。雖然。余又祝范老與二妃共免海龍之妬。范卿急問曰。郎君何以知老奴與二妃溺于地中海乎。二妃覆沒於洪波怒浪之中。老奴之印心刺目。今猶悲痛不堪也。今見郎君所以不急述當時之慘禍者。欲暫置其哀慼耳。散士徐語曰。范老安心。二妃豈空汚于海龍乎。雖然。今日不詳在

于何處。況其境遇乎。蓋徵之既往。推之將來。皇天如無情。而亦有情。范老豈與二妃無再會之期乎。請自是從容話既往與將來之事。抑范老自是欲至何處。依何人乎。范卿曰。僕將赴東京。投于亡明之黑旗軍。說彼以繼絕興廢。欲大有所爲。雖然。聞彼等既陷淸人之術中。欲受其封爵。雖未可遽信。亦不能無所危懼。舟程尚有數日之閑。請徐稟敎。回首遙指香港於海水蒼茫之中曰。老奴少壯冒萬死欲避難米國。放浪徘徊。嘗過彼地。滿山赭禿。所植之榆柳。未成拱把。今而翠梢覆空。蔚然成林。昔桓溫自江陵北征。行至金城。見少時所植之柳。皆既十圍。而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條。泫然流涕。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而歎曰。神州陸沈百年。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乃引兵進伐。老奴見彼柳。豈得無深愧于桓溫乎。此地古來號海賊之巢屈。英人畫策遠大。要脅而得之。爾後出其忍耐之性。與其工心。大張勢威于東洋。猶如附虎以兩翼。聞露人要脅貴邦之唐太。亦大移民而採掘仙炭。浚築港灣。以一新全島之面目。是亦何異與爪牙於鷙乎。東方日瀕危殆。英雄已盡。徒留中原之淚。而臣主素無北渡之心。嗚呼。其誰任其責乎。時雨過雲散。碧空如拭。浪靜陸遠。

明月東升。范卿指天而言曰。請郎君觀之。自朝過午。天氣晴朗。四無纖雲。忽而一片之雲旗。動于南方。電閃雷轟。風馳雨注。既而雲消風歇。現出此清涼之仙境。造化之戲。不亦奇乎。大丈夫生在此世。豈可不勉成震撼乾坤。掃蕩天地之手段。以永斷姦邪讒佞之跡。而彌綸宇宙於清世歟。散士曰。聞英國一名士。曾戒國人曰。印度微雲之横。異日震動英國颶風之徵也。豈可輕忽乎。范老而未死。其眇然五尺之軀。亦安知非他日東洋呼雲起雨。掃淨四百餘州一陣之颶風乎。范卿笑曰。暮年壯志。雖未盡消磨。奈白髮種種而無情何。夫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投時機者達人之業。故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也。乃扣舷朗吟曰。馬首桓州又懿州。朔風秋冷黑貂裘。可憐吹得頭如雪。更上安南萬里舟。時天宇益澄。星斗爛然。夜色如晝。范卿曰。今對此風色。轉不堪追懷二妃。僕之與二妃相失也。夜色殊昌。意大利之山煙島。依稀在目。唯見暝雲之動搖北方而已。忽而風雨驟來。老奴患船暈。入室蒙酒而睡。既而驚覺海水浸身。蹴衾出室。暗黑不辨咫尺。踉蹌而上甲板。欲求小艇而不得。激浪潮激。乱擊甲板。將捲去此身。乃急攀繩梯。纔縛身於檣頭。時船主盛服大呼

日。況沒迫于瞬間。欲僥倖萬一者。抱浮帶而投海。予不才致君等於死。唯潔身殉職。以受天之照鑑而已。有欲與余共歸天界者。携手而同來。於是集於船頭者二十餘人。肅然齊列。以俟命終。忽而如山巨浪。翻空撼來。船主大聲下令。共仰天祈禱。遂相與共沒于怒浪盤渦之中。老奴抱檣而下瞰之。見其從容就死之慘狀。故每追懷及之。未嘗不髮竪肌栗也。後余意常念人誰無死。男兒若得死所。不當毅然如此乎。老奴齡踰五旬。惜未若船主之能勇於赴死。是日船体觸碎于暗礁。旣深沒于水底。唯檣頭出海面纔數尺。雖然巨浪怒號。幾翻沒此身者屢矣。飢寒交困。至于絕息。旣而風浪漸收。朦朧開目。朝暾正出海上。嗚呼。茫茫巨浸中。保此殘息於沒檣之上。老奴之餘命。豈啻風前之灯。草上之露哉。凝眸四顧。則屍骸與行李。漂蕩于海磯之間者。殆不勝算。中有妙齡之女子。衣裳破裂。身体半攡。懸垂於岩角者。僕認以爲二妃之一。酸辛之狀。今猶不忍言。適背後有瀛笛之響。回首望之。有巨艦一艘。行近里許。特放小舟救還老奴。保養無所不至。是盖佛國之東洋巡察艦也。老奴請留艦內。供任厨役。當時老奴知佛國之窺東京。故竊欲暫忍而探佛人之舉動。毋亦資前途之計畫而已。

下接三十三冊

羅曩波路那之行二世即位之禮式也。式場設立祖先傳來之神體。揭耶蘇之聖言于玉座。還宮之後。使外僧祈禱之。次日舉宮中歸依耶蘇敎者。設寺院于宮中。設女王總理。與共洗禮。更下令而削奉國敎人之爵。使爲平民而供徭役。於是國敎徒慨然蹶起而諫之。觸王之忌諱。死者甚衆。王迷亂益甚。遂舉宗廟之神主燬于羣臣之前。派遣四方官僚。使盡毀其國社。人民痛之。以爲此亡國之兆。而歐人稱此日爲大不祥之舉。嗚呼。以當時四十年前無一人入西敎之國。此現時形勢之轉變。果何如乎。既而佛人益肆其暴惡。恐嚇百端。决行嚱刖之條約。更舉半絕前之歷史。謂馬島可迫令隸屬於佛。遂期於八日。公布宣戰。女王乃拒絕其要求。奉神機國書而泣訴於天曰。聞歐人奉其正敎。信其眞神。尊其誠心。以故寡人亦歸依之。今彼凶暴至此。神若有靈。請寡人歸依眞神。燒毀祖先之宗廟。而憐察哀情。明垂照鑑。救此國難。乃派使節於英德米。訴其國情。各國憐之。雖然。出兵於絕島。扶其孤弱。以結怨於强鄰。且如英者。曩占有馬島商業之利權。而眷庇之意更切也。雖然。欲於埃及結佛之怨恨。陽勞使節。陰飼佛人內情。遂孤立於馬島。使强佛不得逞其

狠呑。於是女王大會羣衆。與會者十餘萬人。躬親臨之。朗讀佛之要求書與談判書。以公布宣戰。語語嚴肅。言言悲壯。聽者咸憤激感奮。誓爲邦家死。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女王薨。臨薨遺命曰。朕既以一身奉於上帝。死何憾焉。願子孫勿背西敎。但朕受祖宗馬島尺地。亦且勿讓佛人。言終而瞑。女王與佛交戰一年。屢窘佛軍。而內則克整政綱。建軍制法制。解放奴隷。盛行敎育。外則惹歐人之憐惜。使馬島優列於文明諸邦。入於耶蘇敎國之班。蓋銀盞欲滅。時輝其光歟。先是王曾修道路。僅通小徑於諸都府之間。河無舟楫。津無橋梁。商賈皆賴馬背人肩。佛人每嘲之曰。夫交通者。文明之母也。馬島豈得閉關絕使乎。王曰。是我防國之策也。後與佛構兵。佛兵果因道路之梗塞。進退不能自如云云。女王薨之夕。羅曩波路那第三世即位。乃大戰斃佛之將。陷其要塞。初佛人輕侮馬島之人。謂一擧可以滅之。既而惡疫流行。患者十之五六。死者十之三四。且佛人欲進兵內地。而深林叢澤之中。每伏兵四起。加以英人暗助馬兵而訓練之。戰術亦日精。故交鋒四年。而佛兵竟不能克。糜財億萬。失精兵一萬二千。而無尺地之得。無一貨之獲。無勇戰之譽。無養軍

下期續印

步南海先生韵贈友人之作　　瑷菴

森森萬木聳樓臺。獨向危欄立幾回。鬼嘯幽巖熏白日蛟騰滄海挾風雷孔圖誰識演无首
佛法何容着死灰倚劍長號天外望怒潮忽捲大江來

同　　檀公

劍光爍爍上靈臺舒卷山河赤手回境入炎天仍積雪精騰巨闊慣奔雷重開香國聞甘露
徧閱滄瀛起刼灰我陟昆崙時一望萬千哀樂衆生來

秋日懷人並感國事　　南洋秋雲齋羅氏稿

序云余讀潘大臨詩至滿城風雨近重陽句。不禁憂從中來。正憶戊戌百日維新。奸黨燄燬中用摧絕。死者已矣。生者或有後圖。然自是外侮益亟。國種愈危。能不令人痛心蹙首。對景傷情耶。故借此句爲興。用七陽韻次第插入詩中。未卜可與言詩否

滿城風雨近重陽。時事吟來百感傷。經濟舊推稱手段。文明新竟不眉揚。騰驤有自長鳴棧。
岐鳳何難信宿岡。功敗垂成眞可惜。徒勞人笑鼠搬薑。
志士紛紛盡散塲。滿城風雨近重陽。時鳴棧馬皆因戀。日補牢羊未忍亡。演武昔曾揮寶劍

讀書今不尙文章胡蘆依樣將圖畫弗信才猷展布强
幾年鞅掌事無常改革維新極善艮一代經綸剛展采滿城風雨近重陽時非淸晏當知策
事到艱難竟失防回首可憐人去後江山應亦訝頹唐
天意不能全世界臣才今旣盡康梁層層黨獄愁雲起滾滾中原沸鼎揚四海英豪多待命
滿城風雨近重陽功名才子分明見又熟黃粱夢一塲
攬持國柄大荒唐以舊爲佳爛主章老大依然安社稷兒童也自話滄桑世問知晉無雙霸
天下竊秦第一强怕聽楚歌韓魏策滿城風雨近重陽

本館改訂售報價目　本館開辦之初特取價從廉無非爲廣開風氣起見近因日本大增稅例一切人工物值日見騰貴若仍前收取寔不堪支拄茲定自三十四冊起　美洲　南洋　澳洲　海參崴各埠全年收洋六元半年三元五毫概不零售　中國內地　上海　天津　牛莊　香港　澳門　日本　高麗全年收洋五元半年二元七毫五分零售每冊二毫郵費另計代理處如前提二成作酬勞郵費不在折扣之內全年三十三冊半年以十六冊計謹佈

本館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一仙未經設局之地二仙今將日郵設否各地署分於下　台灣　朝鮮　烟台　厦門　天津　蘇州　上海　杭州　沙市　已上日郵已設局　香港　澳門　廣東　福州　漢口　汕頭　北京　安慶　九江　無錫　海防　牛莊　澳洲各埠　美洲各埠　星架坡各埠　安南各埠　已上日郵未設局

又本館報章均按期發行各號定購多少亦均如數付寄如計期未收即當函來追問今定美洲　南洋　澳洲　海參崴限一月　中國內地　天津　牛莊　上海　香港　澳門　高麗限半月　日本國內限五日若過期不報本館祇得照數算帳概不認賠

又各埠逕函到館定閱報章非由代派處經理者請先付值　中國內地如有願爲本館代理者最合在各口岸覓得殷實店戶代收代寄如無代收處所請先向閱者收半資匯寄來館方能陸續寄報

刊誤記　本館前刊三十二期報佳人奇遇卷十巳完應接入卷十一第一二頁當時四

火警後付別店代印他手民竟將此漏排而三十三冊四頁原屬卷十一之缺篇者亦誤刊作續卷十今特將卷十一第一二頁補出則三十三冊所誤刊卷十之數應改爲卷十一篇次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應改爲三四五六以續本期卷十一之第一二頁篇次自順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大坂天神橋南詰東入 梅淸處塾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 中西先生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上海望平街滬報館
上海四馬路惠福里 采風報館
上海四馬路中外大事報館
福州閩報館
潮洲府齊興行劉節曆先生
江西省垣半步街 明達學堂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復泰隆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安
仁川怡泰號
玻璃昌和泰
黑龍江華昌泰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京城鐘路水典內前開文社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星加坡叻報館
星加坡吉隆不打倫街 時利鐘錶店
濁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域多利稅關內李夢九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舊金山大埠寶文報館
舊金山翰香報館
美國羅省技利埠華美新報
秘魯埠根記

啓者美國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係遵舊金山憲例開設者共集五百萬股官許賣二百五十萬股自留二百五十萬股共資本二十兆元專代人貯積銀兩生息美洲各埠華商會付銀于本公司者甚衆咸知本公司之股實可靠今本公司特委代理人連拿君遍徃各埠招人附欵現已抵日本凡貴商之付銀本公司者無論多寡俱可付存每百元每年週息六元若付至五百元以上則可隨時收還原欵但須預先通知本公司之代理銀行方能如期交付然現時雖每百元每年行息六元惟是本公司生意之盛資本之厚計將來如有贏餘擬撥二成均派今謹將本公司所值之資本實業列後　電氣車路值銀六百五十萬元（此車路每月進欵歸本公司四萬二千元）小輪船等（每年可獲利一百五十萬元）實業地皮四十萬尺（每尺值銀一百五十元）石礦兩大穴（各城市每日消此礦石頗多其電氣車路係經此礦而過者）（以上皆指花旗金而言）橫濱代理人海岸七番津臣君支收人七十五番中華銀行　本公司在舊金山正埠山岑街門牌十四號

舊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告白

司事 亞夫蚪倫士
總理 亞夫庵士勿
管庫 委厘士花咕銀行

發行兼編輯人 馮鏡如
印刷人 大橋德壽
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一番館
發行所 清議報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
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館
印刷所 清議報活版部